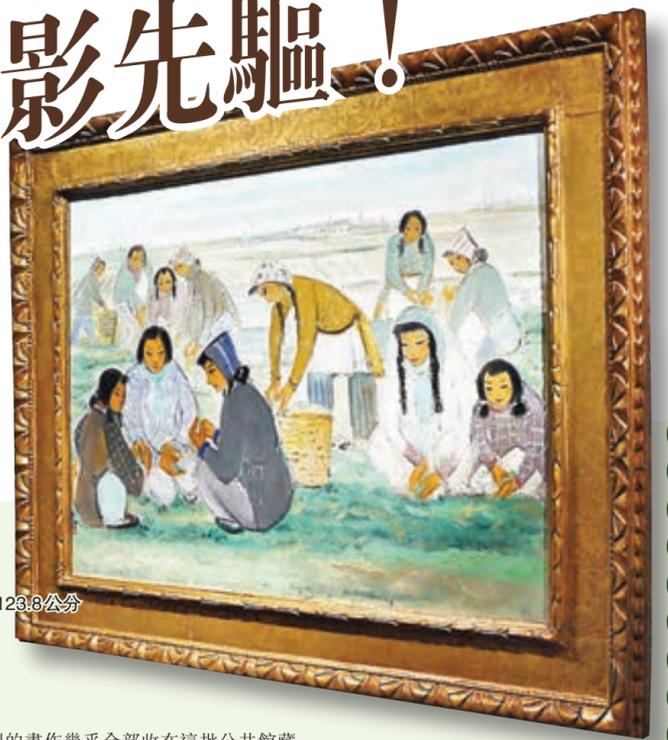


春拍大師琴瑟和鳴 24件郎靜山看到現代攝影先驅!

20世紀的亞洲藝術，是東、西美學的思辨，也是歷史變局中藝術家命運的折射。今春蘇富比亞洲現代藝術的拍場中，主管張嘉珍再度以東學西漸，從傳統中演進的學術線索，去拓寬拍場的視域，引導藏家在市場焦點之外，觀看新的藝術價值。

4月2日夜拍，最大尺幅的林風眠，帶著上個世紀的歷史風雨冠首群英，吳大羽、趙無極、吳冠中等一眾大師與他輝映起舞；19世紀亞洲先驅藤田嗣治，與常玉，兩位旅法大師用女體線條，在紙上對話，同場亦有台灣畫家余承堯罕見的成熟時期大尺幅重彩，蕭勤首登夜場，並攜「東方畫會」諸君將前衛的抽象精神延續到日常拍賣。3號日拍之前的24件郎靜山專拍「光之繪畫」，首次以完整性詮釋出這位現代藝術攝影先驅的創造精神。

今次春拍，張嘉珍的規劃鋪陳突破市場慣性，讓媒材、地域、時間都不再是亞洲現代藝術版圖的拍賣界限。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圖：蘇富比提供



■林風眠《豐收的早晨》
約1950年代作，油畫畫布，85.8 X 123.8公分
估價：2500萬至3000萬港元
4月2日夜拍

1950年代《豐收的早晨》 尺幅最大的林風眠油畫夜場呈現

一眾現代藝術大師的先師、被譽為「中國現代主義之父」的林風眠，在91年的人生中經歷苦難，卻可用靈魂畫出人間的至真、至善、至美。今春蘇富比4月2號夜拍場中，將會浮動着濃濃的「林風眠氣質」，因為，傳世最大尺幅的林風眠油畫作，1950年代《豐收的早晨》，將在場中現身，這幅描繪農忙場景的畫作，將帶領人們走出林風眠上世紀50年代後的個人世界，在現實題材中，感受他內心溫柔的熱力。

50號的尺幅，經過對藝術家的出版及拍賣記錄的查閱，被確認為傳世林風眠所有畫作中，最大的一件油畫。因緣際會，這張畫作，90年代末，與彼時剛進入拍賣行業的張嘉珍就有過一面之緣，如今接到委託，她笑言，整整等了20年！

現實性題材裡的現代藝術踐行

上世紀中葉，中國藝術家集體陷入蘇聯寫實主義的規制之中，林風眠因秉持現代主義而離開其一手建立的杭州藝專，50年代初下放農村寫生，由此誕生了一系列「豐收」題材作品。畫

中呈現清晨時刻，一群體格健美的農村婦女正在喜悅地收割莊稼的場景，整個畫面散發出快樂與祥和。與寫實性繪畫創造出的強烈情感暗示不同，《豐收的早晨》，林氏在形式的探討中，將單純、愉快和平和的情緒柔和地娓娓道來。

「經歷豐富的人生後，希望能以我的真誠，用我的畫筆，永遠描寫出我的感受」，是林風眠晚年時發出的感嘆，很少見到，林氏此幅畫中女性沒有了慵懶和神秘姿致，而是在質樸地表達着一種祥和淳樸的人性美。其實畫家未完全陷入形而上無病呻吟的窠臼，他的形式表達都被嵌入最單純的情感裡，發出含蓄而高雅的氣息。

歷史補白：五〇年代的林風眠

「近20年的林風眠油畫來講，市場上可以看到的都是京劇、『漁獲』系列，而『漁獲』是產生在『豐收』這個題材之後的」，那麼，50年代的林風眠的藝術創作樣貌為何？就

成為了林氏藝術圖譜上的空白。

針對難得現世的林氏50年代豐收畫作，張嘉珍與部門專家查閱大量資料，發現在上海中國畫院藏之中，有着一系列「豐收」題材的林氏作品，「上海畫院和林風眠藝術研究協會聯合出版的院藏林風眠作品集裡，我們發現林老在50年代末其實創作了整整一批『農村豐收』為題的紙上作品，當中多件的整體或局部，與《豐收的早晨》十分相似，甚至有兩件重彩，在構圖上幾乎和這件一模一樣，可見就這個題材他作了很多不同畫風的嘗試，最後才醞釀成大尺幅的油畫畫作。」

在查找過程中，張嘉珍甚至檢索到當年林風眠親書的一封信函，時為1979年，林氏移居香港後，致信上海市委與上海中國畫院，表示願將寄存在畫院的105件作品悉數捐給畫院成為公藏，「50年代末的豐收系列就在其中，所以這個

系列的畫作幾乎全部收在這批公共館藏裡，民間幾乎很難看到。」

筆道修行 藏者公心

面對畫作，張嘉珍說，相比當代繪畫，在上世紀老一輩藝術家的畫作裡，總有一種跑不掉的氣質，「那個時代的人畫畫內心似乎很平靜，整個畫面都會很和諧。你看這張畫面的顏色，真的好雅，那種藍和綠，是油畫顏料裡沒有的，基本上只有在他早期的水墨裡才能看得到。」

這張《豐收的早晨》，張嘉珍第一次看到是在1997年，那一年走出校園不久的她，甫進入拍賣行業，而彼時華人藝術家的交易，亦主要在台灣。

回憶當年看到這幅畫還是在一張小小的照片上，轉眼間，20年過去，如今她歷經華人藝術市場榮枯起伏，這件畫作，再

次輾轉回到手上，她給出2500萬至3000萬港幣的估價，張嘉珍認為，收藏舊事中有老一輩藏家的大氣，與公心。「藏家在90年代初，以時下十萬美元向上海中國畫院義購，目的是為資助畫院建蓋校舍，校舍於1998年落成，如今藏家去世，遺孀才將藏作交予委託。」

2500萬至3000萬港幣的估價，以林老今日行情，實在含蓄，嘉珍說，因為藏家自己平和心態如昨，本不以私利之心購藏，今天拍場，也沒有追逐天價的投資心態。

有人說，林風眠巨幅油畫的槌價，通常是底標3到5倍，期待今季可以拋出「天價」。不過，畫家的藝術修行、畫作的時代意義，購藏舊事，令畫作本身的重量，或許早已不是價格所能標註的了。

■蕭勤《光之躍動》
估價50萬至80萬港元
(4月2日夜場)

蕭勤首登夜場 余承堯六尺彩墨氣量無限

夜場中，作為台灣藝術家的余承堯，亦有難得一見的六尺整張山水重彩上拍，《春盛江山美》是畫家成熟時期作品，這一時期的作品常被藝術研究者稱為他藝術創作的巔峰。軍旅出身的余承堯沒有受過傳統繪畫訓練，他從地形學出發選取作畫的視角，他將岩石和山峰處理成延綿的結構，不過，當你站在他的畫作前，追溯那些變化的結構和略顯誇張的明暗時，就一定會被一種大自然的純然力量所觸動。

而同為台灣藝術家的蕭勤，是上世紀華人前衛藝術團體「東方畫會」的倡導者，今次以60年代大幅畫作《光之躍動16》，首

次登上晚拍坐席。《光之躍動16》，估價50萬到80萬港幣，曾參與60年代「龐圖藝術運動」的大部分展覽。60年代蕭勤在米蘭發動國際性的「龐圖藝術運動」，旨在將東方精神融入戰後全球抽象主義潮流中，讓東方文明在戰後世界文明中佔有一席之地，運動影響力覆蓋全歐，而後反之影響到台灣藝術。此次《光之躍動》，是蕭老專為「龐圖」創作的19件作品之一，是故從中可以觀看到非常強烈的蕭勤藝術精神：「東方哲學、西方抽象」。今次微齊震剛、李元佳等「東方畫會」八大驍馬的畫作，將在3號日場繼續演繹。

■余承堯
《春盛江山美》彩墨紙本

記者手記：

張嘉珍談拍場規劃

文：接管理代藝術部門後，你每季拍賣都會挑選一些尚未成為市場焦點的領域策劃專題，背後的想法是什麼？

張：因為對現代藝術部分來講，我要的是深度。比如郎靜山，他本身是很有深度的藝術家，但之前拍賣幾乎沒有把他很好地展現，所以大家看不到他的精神和價值，我覺得很浪費。我認為你對於一項藝術本身價值的認知，永遠應該發生在它的市場價值反映出來之前。如果只是一時的追捧或取巧，基本上只是一時，而真正有價值的藝術，才會一直留下來。

文：郎靜山專拍估價不高，最高是30萬港幣，這方面你是怎麼考慮的？

張：說實話，我這次給出的價格和十幾年前相比，基本沒有變動。刻意不調是因為我希望能夠讓更多年輕的藏家可以進來，注意到這個藝術家。近幾年新進場的買家很多都很年輕，他們的資金限制不可能和老藏家去搶那些大師級油畫，但我是希望他

們至少可以收到一兩件大師級別的作品。

不過雖說定價不高，好的東西最後賣出來的價格還是會高，比如去年的兩場紙上專題，賣得很好，當然價格和油畫存在很大的梯度。但是年輕的藏家，在有限的預算裡，拍賣應該要提供出一些管道，讓他們可以買到一些真正能夠留得住的好作品，去明白一些價值，所以我策劃專題的目的也在於此。

文：去年秋拍席德進首次進入夜場，今年也是蕭勤第一次出現在夜拍，對於夜場的選擇你是怎樣考慮的？

張：蕭勤我覺得他做極限運動的時候在歐洲的華人藝術家裡面來講，是非常前衛的，還有就是這張畫作和龐圖運動的聯繫，以及這場運動對於華人藝術的意義。我覺得很有意思，夜場其實不一定都是大名頭的藝術家，夜拍應該提供出好的、稀少的、值得一提的東西給藏家，這個是夜拍真正的目的，但我不會特定一定要大名頭，夜拍對我來講只要作品的分量夠，裡面的意思夠，就可以進來，我會以比較學術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。



日場郎靜山，用鏡頭寫「意」 亞洲現代藝術首場私藏攝影專拍



■郎靜山《東西橫貫路》
估價：20萬至30萬港幣

黃山在繚繞煙雲中舞動山勢、香港的搖艇、台灣的蘆葦，高士於勁松之下傲看俗世，乍看之下，皆是筆墨意境，進而觀之，才發現這一切皆非水墨營造，而是寄託在銀鹽相紙之上，是中國攝影先驅郎靜山鏡頭下，一個世紀的風光。

今季蘇富比10月3號日場上，難得24件郎靜山銀鹽相紙原作齊聚而來，從最早開始的紀實，到藝術家風格代表「集錦」系列，再到之後發展出的「影繪」系列，橫跨郎老90年藝術人生各個階段，由單一藏家釋出，張嘉珍今次將之策劃專題，用「光之繪畫」名之，組成史上首場攝影收藏專拍，引導人們站在美學的視線，重新認識理解鏡頭背後的郎靜山。

製作文獻性質專冊

為從更多角度深入郎靜山，準確、透徹詮釋出「郎氏藝術精神」，張嘉珍特別邀請著名攝影家、學者，78歲高齡的莊靈，參與到是次郎靜山專題製作的整個過程。莊靈的父親曾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，與郎靜山交誼甚篤，而莊靈本身，亦是現今少數曾與郎氏長期相處的郎靜山研究專家。24件郎靜山作品，張嘉珍悉數帶到台北拜訪莊靈，請她一一觀看、講評，除了聽取莊靈站在專業攝影角度，對郎靜山作品的評析，更獲得寶貴的第一手史料。

於是，在張嘉珍為專拍打造的100本專冊中，內容除了美學上的分析，更將莊靈的口述歷史轉化成文字記載其中，換言之，這次的專冊，不僅是拍賣專輯，也是研究郎靜山的珍貴文獻資料！這些可供後人參閱查找的文字，是拍場之外的功課，也直指張嘉珍的初心。

她認為，與架上繪畫相比，上個世紀的攝影作品在拍場上很少被完整介紹，而出現的拍場中，郎靜山的作品也只是零散出現，「可以說目前市場上，郎靜山是非主流的藝術家，但他的藝術非常具有深度，只是之前一直沒有被很好地呈現，所以我想借這次難得的24件作品，從美學、專業



攝影角度全方位詮釋，讓這位大師，重新被看見和理解。」

從「即景」到「影繪」

郎靜山出生於1892年，104歲仙逝，張嘉珍笑指：「他其實是19世紀的人，是我目前做過所有前輩藝術大師中，年紀最大的一位。」在她看來，郎靜山是上個世紀，少數可以和世界潮流同步的中國藝術家。

首件開專拍的拍品，將是1928年作品《假寐》，也是中國攝影史上首件裸體作品，可見郎老多麼前衛！作為中國首位攝影記者，郎老五件紀實攝影作品，寫廬山的《危崖挺秀》、太魯閣的《六溪奇石》等，也頗具珍貴文獻價值。

命名「光之繪畫」，張嘉珍是想點出：郎氏作品雖是攝影，創作精神其實是繪畫。組成專拍主體的，是一組9件山水「集錦」攝影，以1939年創作的首件「集錦」《春樹奇峰》為起點，到台灣時期的《東西橫貫路》，是理解郎氏「影畫合一」精神的最佳典範。郎氏用「拼貼」原理，集合多張底片的景物在同一感光紙上曝光，獲得新景，傳統水墨的景致鋪陳，讓西方攝影有了詩性散懷的水墨意趣。

張嘉珍指出，把不同時間拍攝的底片在

一張照片中放映時，前後景致大小比例空間感的塑造，不同光線和顏色重組在一起時，怎樣提取，這些問題的技術處理，都是郎靜山的獨門功夫。

除了「集錦」，專拍中另外兩件「影繪」作品，也鮮少出現拍賣市場。「影繪」是繼「集錦」法之後，郎氏50年代的探索，從中可以感受到他極大的原創性和表現力。《女有所思》和《獨宿學幽棲》、雙言片語中，目睹大師之間交誼舊事，也正因這些承載情感的痕跡，使得每一件攝影，都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品，情誼，變成了對作品價值的最好加持。

大師情誼的加持

這次專拍的24件郎靜山作品，幾乎全部帶有鈐印與簽名，除了郎氏親筆題簽，作品《危崖挺秀》、《黃山雲海》更分別由名家郁達夫、張大千題款。

簽名、題款，是尚有餘溫的歷史細節，雙言片語中，目睹大師之間交誼舊事，也正因這些承載情感的痕跡，使得每一件攝影，都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品，情誼，變成了對作品價值的最好加持。